



一个外表天真纯朴  
跟着暴躁矮人学了好脾气  
跟着骗子侏儒学会了诚实  
这个无法修炼斗气的乡巴佬

一脸迷糊的大头男孩  
跟着傲慢精灵学了谦虚  
跟着野蛮人学会了礼仪  
从南方小城走上舞台的时候

他要成为最·伟大的骑士

# 裁决

折翼之变

1



七十二编

# 鄂新登字 0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翼之变 / 七十二编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6  
(裁决)

ISBN 978-7-5353-8817-9

I. ①折… II. ①七…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8145 号

书 名	①折翼之变		
©	七十二编 著		
改 写	申 铭 孙 璘 李文海 李 觉 杨 力 张达力 周 丽 胡 浩 崔 苹 海 涛 徐 晖 蒋 风 谢 君 戴 亦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a href="http://www.hbcj.com.cn">http://www.hbcj.com.cn</a>	电子邮件	hbcj@vip.sina.com
承 印 厂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页	2 页
印 数	1-20 000	印张	18.25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8817-9	定价	28.00 元



# 目录

楔子 .....	1
第一章 谁是傻子 .....	11
第二章 他最倒霉 .....	21
第三章 实力悬殊 .....	30
第四章 初见公主 .....	39
第五章 狩猎游戏 .....	49
第六章 神秘城堡 .....	59
第七章 绝对挑衅 .....	68
第八章 天降向导 .....	78
第九章 神采初现 .....	87
第十章 还以颜色 .....	96
第十一章 战争突发 .....	105
第十二章 危急时刻 .....	115
第十三章 全城戒备 .....	125
第十四章 贱民反抗 .....	135
第十五章 锻造之术 .....	144
第十六章 另类修行 .....	154
第十七章 刮目相看 .....	164
第十八章 攻心之法 .....	176
第十九章 绝地反击 .....	186
第二十章 战地会议 .....	196
第二十一章 弃城而出 .....	207

# 裁决

第二十二章	骑士荣耀	216
第二十三章	亡灵法师	225
第二十四章	黑暗精灵	235
第二十五章	身份泄露	245
第二十六章	追兵将至	255
第二十七章	为了生存	266
第二十八章	陷入绝地	276



## 楔子

视野中，一道阳光穿过乌云，如同天堂的圣光，将山头那一袭随风飘动的白衣笼罩。女子身边成千上万的雪片，都腾空而起，旋转着，宛如一朵洁白玫瑰的花瓣，绽放开来。

一瓣，一瓣……

当这些花瓣随着女子慵懒的动作绽放到极致的时候，忽然齐齐在空中一百八十度转弯，发出尖锐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回射！

艾瓦隆大陆。

正值寒冬，鹅毛般大片大片的雪花，自布满阴霾的天空纷纷落下。辽阔的大地，高高的山峦，全被这无边无际的大雪所覆盖，一眼望去，整个世界就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漫天风雪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几个黑色的小点。

那是一行纵马狂奔的骑者。外围是七名黑衣骑士，骑士的中央是一名抱着一个病恹恹的小男孩的老人和一位身着白衣的美丽女子。他们显然经过了长途跋涉和激烈的战斗，不仅几名骑士浑身伤痕累累，铠甲上满是刀斧痕迹，就连身下战马也是大汗淋漓，口鼻不住地喷着白雾。

一行人刚策马冲出地平线，便顺着满是积雪的山坡，一路狂奔而下。战马在骑士的催促下奋力向前，马蹄在高速翻动中翻踏起零碎纷乱的雪花。

# 裁决

奔出两三百米，忽然，他们身后的地平线上空升起成百上千支箭矢。这些有着锐利箭头和白色翎羽尾翼的小黑点在短暂的滞空飞行之后，如同瀑布一般带着尖锐的破空呼啸声飞流直下，直扑前方纵马狂奔的骑者。

“嗖嗖嗖……”沉闷而冷酷的声响，在这茫茫的大雪中，如同死神的低唱。

尽管擎着手臂上的护盾，并把长剑舞得密不透风，可是奔逃的骑士依然无法阻挡这一波箭雨对身下战马的伤害。只听几声战马悲嘶，三名殿后的骑士的坐骑接连中箭，一匹匹栽倒在地。巨大的惯性让战马的身体在雪地上冲出老远，刮起漫天雪花和黑色的泥土。

马上的骑士却没有丝毫慌乱，在战马倒地的一瞬间，他们不假思索地纵身而起，在空中一个翻滚，稳稳地落在地上。

前方奔逃的骑士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逃亡，明显训练有素，而三位落地的骑士也没有向同伴看上一眼，他们只是在落地的同时转过身，呈品字形排列，一人在前，两人在后。巨大的盾牌被猛地插在雪地中，随即，三名骑士同声暴喝，长剑在头顶划出雪亮的半圆，然后发出一记猛烈的斩杀。

“轰！”只听一声巨响，骑士身前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中，三头由五色光芒组成的猛虎刚探出头来就被刀芒迎面劈中，化作万千流芒，消散得无影无踪。不过这消散的光芒旁边的另外三头光虎，却完整地蹿出虚空。它们裹着风雪，如同惊雷般狂奔而至，一头撞在三名骑士面前的盾牌上。

又是一声震天巨响。

发动剑斩之后迅速手擎盾牌的骑士，脚下呈弓步，半侧身，用尽全力抵挡着三头光虎的猛烈撞击。

苍茫的雪原上，三个巨大的环状冲击波，以三人为中心迅速扩展开来。圈内的积雪，被狂风一扫而空，高高扬起的雪花，在空中组成了一道不住旋转的白色旋风，越升越高。终于，在中心膨胀的五彩光团推动下，向四周炸开。

一米，十米，二十米……

在那疾扑而至的五彩光虎的撞击下，三名骑士的盾牌，顷刻间残破不堪，巨大的冲击力不仅将他们击退了二十余米，还将他们身体上本就破烂不堪的黑色铠甲撕裂开来，露出如同岩石一般坚硬、满布纵横刀疤的躯体。

咆哮的光虎，终于在一声无奈的虎啸声中，化作流光消散。

当三名骑士放下不堪使用的盾牌时，他们身上的铠甲已经化作了飞灰，头上七窍也流出了殷红的鲜血，他们显然受了重创。

可是，他们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怒目圆睁，凝视着对面的山头。

蹄声如雷。片刻之后，随着如林的长矛闪烁的寒光，数不清的骑兵如同黑潮一般漫过地平线，出现在眼前。从高处看下去，这苍茫雪原上的骑兵潮，无限地向两翼扩展开来，一眼望不到尽头。

尽管占有绝对优势，但当追兵跃上山头，居高临下看着坡下的三名骑士时，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拉住了战马缰绳。一时间，无数战马人立而起，纷纷停下脚步。

三名黑衣骑士，静静地站在山坡下，面对千军万马，如同一道铜墙铁壁无法逾越。在他们身后，他们的同伴以及所要守护的人早已纵马奔上了另一个山头。

“希律律……”一声战马嘶鸣，白衣女子拉住缰绳，停了下来。

大雪纷飞，天地无声，一条大河横断前路。原本正值寒冬，水面已经凝结成厚度超过三米的冰层，可就在白衣女子抵达岸边山头的同时，一条条裂隙却陡然间满布河面。大地在震动，冰层如同波浪般起伏，片片碎裂。下方汹涌的波涛，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从裂隙中翻腾而出。巨浪击碎冰封，夹裹着块块浮冰，向下游奔涌而去，势不可挡！

白衣女子抬头，向对岸狂乱的风雪中看去。

呼啸的狂风卷着大雪，在远方形成了一道白色的帷帐，遮天蔽日。片刻之后，这肆虐的风雪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荡开。一名看不清面目的红衣老人，缓缓地出现在河对岸，鲜红色的长袍在雪白的天地间分外夺目。



# 裁决

老人慢慢地走来，一步，两步……从远方山脚到河边，是一段即便纵马狂奔也得整整一个时辰的距离，可他就那么轻描淡写地走了过来。

每一步，都如同踏破虚空。

七步……八步……

九步过后，老者已经在波涛汹涌的大河对岸站定。然后，他轻轻挥了挥手，云开，雪停，风歇！

一时间号角齐鸣，清越的圣歌伴随着金色的阳光，穿过厚重云层之间的缝隙洒落在大河滚滚波涛之间，铺展在山峦平原的积雪上。

天地间披上了一层圣洁的光晕，而时间，却凝固了。

“咤当。”

眼见前路断绝，一名黑衣骑士忽然翻身下马，将手中的长剑插在大地上，双手握剑，单膝跪在了白衣女子的身前。钢铁膝铠之下，积雪飞溅。看见这名黑衣骑士的动作，后面山头的追兵骑阵忽然间一阵骚动。

追兵的喧闹并没有影响到那名黑衣骑士。他低着头，似乎在说着什么。在他之后，另外几名黑衣骑士，也以同样的姿势跪了下来，就连最初失去战马的三名骑士也不例外。

这一刻，无论是挥手喝退风雪的红衣老人，还是身后山头上虎视眈眈的追兵，似乎都不在这七个黑衣骑士的眼中，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白衣女子。

穿着黑色战铠，摘下头盔的他们，长着同样的黑色头发和一双魔鬼般的黑色眼睛。那背上红色的大氅和盔甲上红色的火焰花纹，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团团在黑色深渊中燃烧的烈火。

他们的身材和追击的骑士们比起来并不高。当他们以谦卑的姿势跪下时，他们的身躯在这苍茫的大地上显得更加渺小。

可是，他们的背脊依旧挺得笔直，就像他们马背上的骑枪！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白衣女子淡淡地点了点头。

时间，再一次凝固了。

忽然间一股决绝的凌厉杀气，如有形体般从黑衣骑士身上升腾而起，直冲云霄。一道道红色的光环，从他们脚下的大地上旋转开来，越来越快，渐渐地，他们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一团红光之中。

片刻之后，这团红光猛然收缩，化作一团炽烈的火焰，附着在他们的身上。四名黑衣骑士翻身上马，摘下了马鞍旁的骑枪，拨转了马头。三名立于山下的骑士，也同时从大地上拔出了长剑……

“决死令！”

“疯了，他们疯了！”

惊骇的呼声顿时在追兵中响起。长嘶声中几匹战马陡然失去控制，不安地跳腾起来。

短暂的静止之后，七名黑衣骑士忽然动了。

三人步行，四人骑马。步行者一手持盾，一手持剑，大步而行，骑马者自山头纵马而出。

雄健的战马仿佛被黑衣骑士身上附着的火焰点燃了，一跃而起的时候，马眼和四蹄，同时升腾起明艳的火光。

战马顺山坡而下，先是小步，然后速度越来越快。马脖子上的鬃毛，在狂风中飞舞着。碗口大的铁蹄翻腾着，在雪地上踏出黑色的蹄印，翻起如同浪花一般的积雪。原本已经恢复平静的天空，霎时间又风起云涌。

狂风卷着铅一般黑重的乌云，在天际翻滚流走。再次落下的飞雪，缭乱纷飞，遮迷人眼。金色的阳光在流云的缝隙中忽隐忽现，一根根光柱忽而消失，忽而又落于平原山峦上，宛如一棵棵参天大树。

七名黑衣骑士，就在这流云下，在这飞雪中，在这立于寂寥天地的阳光立柱间，带着浑身瑰丽的火焰，向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向着山坡上那道如同潮水一般的金属海浪线，咆哮而进。

“法林顿，前进！”当这怒吼声伴随着七道黑色的身影冲入无边无际的敌阵时，滚滚大河边负手而立的红衣老人眉头微微一皱。

白衣女子缓缓下马，与红衣老者隔河相望。雪风中，长裙飞扬的她宛若凌风飞去的仙子。她伸出手，晶莹如玉的指尖，拈住一朵雪花。柔软的雪花，落到手指上的时候，忽然变得坚硬而锋利，如同一片透明的六棱刀片。

红衣老人摇摇头道：“不用白费力气，你不是我的对手。”

白衣女子放开手，任凭冰花在自己身旁悬浮旋转，她没有说话。

“你太固执了。”红衣老人叹息一声，说道，“何必为了一个孽种和一群被神所抛弃的罪人，把自己也葬送在这里？”

白衣女子柔和的目光骤然一凝，抬起头，淡淡地道：“你说的孽种，是我的儿子。你说的罪人，是我丈夫和他的同伴。”

“可事实是你丈夫已经死了。至于你的儿子，也注定要死。”老人的声音如同大河中漂浮的坚冰，没有丝毫感情。

“是因为那个婚约吗？”白衣女子仰头看着漫天雪花。

“是，也不是。”老人的目光，越过白衣女子，看向她的身后。

远方，七个黑衣骑士已经如同七把锋利的刀子，刺进了追兵骑阵。挡在他们面前的敌人要么被他们的骑枪捅开一个血洞，要么就被他们的长剑劈开半边头颅。

鲜血在空中飞溅。战马的嘶鸣、刀剑的撞击和伤者的惨叫，交织成一首让人胆寒的交响乐。

七条黑线，翻卷起血色浪花，向着骑阵纵深蔓延。

看着红衣老者紧皱的眉头，白衣女子嘴角浮现起一丝风情万种的微笑。

“十位骑士，二十名士官，不仅七次突出重围，而且击杀了你们四百多人。看来教廷的骑士团也就能欺负一下手无寸铁的平民。”

红衣老人沉默着，没有回答。

这种斗嘴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况且他比谁都明白这些黑衣骑士是一群怎样强悍的存在。更为坦白地说，能够仅以不到五百人的牺牲将白衣女子和她的护卫逼到绝境，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绩。

过程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老人将目光收回，视线重新落在了女子身旁那个病恹恹的小男孩脸上。一片片雪花在白衣女子手指间凝结，然后飞翔着飘浮在她的身边，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精灵。

成千上万片飞旋飘落的雪花中，那个注定会因为一个婚约而丧命的小男孩，正沉默地看着老人。

一个黑头发大眼睛的漂亮男孩，天真纯朴，目光却充满了戏谑。

红衣老者的眼睛渐渐眯了起来。

片刻之后，他的眼神凝固了，脸色也在刹那间变得铁青。

白衣女子笑了起来。当那如同鲜花怒放般的美丽笑容，让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的时候，她身旁的老骑士和小男孩的身影，忽然亮起一团白光，而当白光消散的时候，老骑士和男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神级幻术法轴！”老人的声音，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来。

“没想到，你会用自己为饵，让那个孽种逃脱。”老人脸上因为极度的羞恼和愤怒而涌起青色，“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白衣女子脸上的笑容平静而温柔。雪花，在她身旁越聚越多，一片片旋转飘浮着，折射出七彩斑斓的光芒。

“一个中了‘毒龙之涎’的毒，经脉尽毁，连斗气都无法修炼的孩子……”红衣老者攥紧了拳头，冷哼一声，“别说逃不出我们的手心，就算他有命长大，又有什么用？”

“那可说不准！”白衣女子抬起头，幽蓝的眼睛，清澈而诡异，“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力量，是神也无法抹去的！”

“杀！”

远方，一位黑衣骑士咆哮着，将手中的骑枪刺入敌人的胸膛。当鲜血自枪尖飞溅开来的时候，旁边敌人的利斧，已经砍进了他的手臂！

可是，黑衣骑士的手臂并没有断掉。

当刀斧加身的那一刻，附着在他铠甲上的火焰仿佛一下子活了过来，一边吞噬掉他手臂上所有的血肉，一边修补着碎裂的手臂骨。当他整条右臂都变成一根白骨时，他手中的骑枪，依然坚定而有力，纹丝不动。

“该死的异端！”被战斗吸引了注意力的红衣老者，目光愈加森冷。黑衣骑士，在人群中前进。

他们的双臂、大腿、小腿乃至胸口、头颅，随着刀斧加身，而一一化为白骨。前进的速度，也随着四周不断上拥的敌人越来越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风雪中传来的怒吼声和刀剑撞击声，越来越低。

# 裁决

当七名黑衣骑士那如同火焰般的大氅，终于消失在敌人无尽的浪潮中时，白衣女子完成了最后一片雪花的凝结。

战斗的声音，完全消失了。

身后山头，除了伤者的哀嚎、战马的嘶鸣和幸存者心有余悸的喘息外，就只有一片如同坟墓一般的寂静。

白衣女子的目光，从天空中一片随风飘荡的火红色大氅碎片上移开，扫过那些惊魂未定的追兵，最后落在大河对岸红衣老者的脸上。

“你们可以欢呼胜利了。”她轻轻地道。

她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漫天大雪，看见了那悠扬圣歌传来的天国大门，她一字一顿地道：“不过别忘了保守秘密，一旦今天的一切泄露，你们往后的岁月，都将在法林顿无休止的报复中煎熬。”

红衣老者铁青着脸，没有答话。远方山头上，一干追击的骑士更是浑身是血，目光惊惧。

即便将那些黑衣骑士视为异端，可所有人却都不得不承认，这些长着黑发黑眼的骑士，是任何跟他们为敌者的噩梦。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魔鬼生下的怪胎！

“最后，送你们一个预言吧。”白衣女子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红衣老者的瞳孔，骤然收缩。

视野中，一道阳光穿过乌云，如同天堂的圣光，将山头那一袭随风飘动的白衣笼罩。女子身边成千上万的雪片，都腾空而起，旋转着，宛如一朵洁白玫瑰的花瓣，绽放开来。

一瓣，一瓣……

当这些花瓣随着女子慵懒的动作绽放到极致的时候，忽然齐齐在空中一百八十度转弯，发出尖锐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回射！

一朵赤红玫瑰，在凋零的雪花中，无声怒放！

即便冷酷如红衣老者，也禁不住在这一刻闭上了眼睛，眼皮剧烈地颤抖着。

血咒！

竟然是血咒！

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词，在他脑海中翻滚不休。他无法相信，这个

世界上，竟然有对自己如此狠的女人！

当他的眼睛再度睁开的时候，大河对岸雪白的山头，只剩下一片殷红。

远方天际，诸神天空之城那悠扬的圣歌已经进入尾声，天国大门，在缓缓关闭。半空中，一滴鲜血，随着一阵香风，滴落滚滚大河，汇入浪花之中，消失不见。

“十五年后，天国毁灭……”

只有白衣女子轻柔的声音，在耳畔，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悠悠回荡。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

转眼之间，已经是十四年过去。

发生在冰霜长河边的惨案，渐渐被人遗忘，而因惨案引发的连番激荡风云，也如同那年冬季的风雪般，无论如何猛烈，终归云消雾散，了无痕迹。

只有其中的一些故事，渐渐变作了吟游诗人口中的歌词，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在这个世界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们心头，那飘然若仙的白衣女子和那些黑衣骑士的身影，却因为一个血咒的存在，不但挥之不去，反而愈加清晰。

救赎历 318 年。

圣索兰帝国南部群山之中。

“哒、哒、哒……”随着清冷而从容的几声马蹄声响起，一面红白相间的长条旗，缓缓探出了山头。

旗帜被风撕扯着，猎猎作响，宛若一条蛟龙，扭曲着，挣扎着，不断试图脱离旗杆的控制，却一次次被扯回来，在风中抖得笔直。

随着旗帜越升越高，一名黑袍骑士的身影出现在山巅。

他身着通体银亮的铠甲，头戴银色头盔，浑身上下只能看到头盔护面罩的 T 形缝隙中一双冰冷的眼睛。

奋力向上的战马，在山巅悬崖边停下了脚步。

# 裁决

狂风从山头掠过，拂动骑士背上一直延伸到战马臀部的黑色斗篷、马毯和手中旗杆上的红白长条旗，“呼啦啦”直响。

此刻正值黎明前，太阳还隐于群山之后。

天空中，一轮红色魔月在飞走的云中若隐若现。大地上群山起伏，层林如涛。树叶在呼啸的风中摇曳着，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一波接一波从山上卷到山下，又翻过山头向远方汹涌而去，声势如大海狂潮般惊人。

而山巅的一人一马却纹丝不动。仰头看去，宛若渐明晨光中的两尊石雕。

随着骑士的到来，几只原本在白云中熟睡的云雀发出惊叫，扑棱着翅膀离开云层，飞向远方。从这些对危险感知极其敏锐的云中精灵的视角看下去，数以百计的银铠骑士和上千名扈从正如同一条金属长龙，于蜿蜒山道和峡谷中沉默前行。

在这大队骑士的身后，一个存在于这片山脉中上百年的地精村落，已经变成了烈火中的灰烬。村落四周，到处都是地精矮小肮脏的尸体，绿色的血液汇聚成河，汨汨流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味。

云雀奋力高飞，然后借着空中的风，半收翅膀，如同闪电一般射向远方，离骑士所在的山巅越来越远。

当一座高高的雪山巅峰从这群云雀的翅膀下掠过时，地势开始急剧下降。一望无垠的茂密森林，长满青草的连绵山丘，牛羊成群骏马奔腾的牧场、大片大片的麦田、零星散布的房屋和满布车辙的泥泞道路，飞快地向后退去。

更远处，辽阔的大海以及海边一个在清晨的阳光中渐渐热闹起来的城镇和高耸的城堡，已经出现在眼前。

那里的人们，全无防备。



## 第一章 谁是傻子

在他脚边，肥狗奥利弗正百无聊赖地翻着肚皮晒太阳。

奥利弗是一只认不出品种的杂交狗。身上的皮毛呈黑白色，大耳朵小眼睛，四肢奇短，尾巴如同旗杆般立起来。

因为腿短，再加上过度的肥胖，它走起路来一扭一摆，圆滚滚的肚皮几乎都贴到地面上了。如果不动的话，远远看去就像一块面包。

波拉贝尔是一座滨海小城。位于圣索兰帝国西南，艾瓦隆大陆南部。

小城不大，依山而建。古老而光滑的石板路和一栋栋漂亮的小楼从山下的港口渔村一直向上延伸到平缓的山腰。

房屋大部分都是用圣索兰帝国南部特有的岩石垒就。白色墙石中混杂着一些橙色或黄色的石块，木质阁楼屋顶被统一漆成蓝顶白边，鳞次栉比地坐落在林木葱郁、绿草如茵的山坡上，美丽极了。

波拉贝尔城有宜人的气候，还拥有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是圣索兰帝国南方几个领最著名的海产品区和交通及贸易中心。

每年鱼汛季节这里最热闹。

港口里停满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大小货船，码头上的汉子们喊着号子扛着包。集贸市场上人山人海，旅舍饭店酒吧全都人满为患。

街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商人们带着护卫和伙计牵着驮负货物的驼队和马队悠然而行，贵族的马车在清脆的马蹄声和车铃声中傲然而过。身穿长裙头戴羽毛帽的女士们步履轻松，穿着亚麻布衣服和



# 裁决

老羊皮背心的小贩们一边走一边吆喝。

还有手持长枪的巡逻士兵，身背大剑的护卫佣兵，策马而行的骑士……形形色色的人汇集在这里，使得小城看起来比一些大城市还繁华。

当阳光照着屁股的时候，罗伊被波拉贝尔领主城堡中的喧嚣声惊醒了。管家的吼声，仆人的脚步声，马儿的嘶鸣声，士兵的剑柄击打铠甲的“啪啪”声，厨娘和贴身女仆的说话声，“哗哗”的倒水声……

这些声音顺着缕缕浮尘游动的阳光从狭小的窗户钻进简陋的小屋。

罗伊从床上跳起来，探着头往下一看，不禁暗暗叫苦。

主塔下面，城堡里的仆人们早就开始了工作。有的在菜圃里种地，有的拎着水桶在打水，有的在洗衣服晒床单，有的在给奶牛挤奶。

唯一还呆在床上的，恐怕就只有自己这个喂马的小杂役了。

完了完了。罗伊眼珠子一阵乱转，找到自己的亚麻布衣服，手忙脚乱地穿上，又飞快地蹬上裤子和鞋，叫了声：“奥利弗，快。”说完他便开门往外跑。

一只原本懒洋洋趴在床边的狗，飞快地跳起来，迈着小短腿摇着旗杆一般的尾巴，跟在了罗伊屁股后面。

连跑带滑地顺着旋转楼梯下了楼，跑出城堡主塔，罗伊正准备偷偷摸摸顺着主塔右侧的城墙溜向马厩，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让人魂飞魄散的声音：“大脑袋！”

罗伊一怔，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转过头去的时候，少年那双咕噜噜乱转的大眼睛，已经变得黯然无神，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

“小姐。”

阳光下，一个穿着嫩黄色长裙的漂亮女孩，正带着狐疑的眼神盯着罗伊道：“你才起床？”

“没有啊，我刚才忘了拿东西。”罗伊一脸的老实神情。

“傻乎乎的。训练都快开始了，你还不快去备马？”领主小姐安妮瞪了家里这个模样看起来最傻的小杂役一眼，转身上了马车。

目送马车离开城堡，罗伊松了口气。

幸亏只是一向不太管事的男爵千金安妮，若是被管家或是那帮横